

DOI: 10. 13288/j. 11-2166/r. 2022. 03. 015

从心论治月经病血证

丁宁¹, 徐世杰¹, 姜秀新², 张研³✉

1.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, 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, 100700; 2. 中国中医科学院; 3.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[摘要] 总结从心论治月经病血证的临证体会。认为月经病血证的发生与心密切相关, 心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均可作用于胞宫, 进而影响月经的藏泄。提出从心出发补心脾、治心肾、调心肝、通心经治疗月经病血证, 以达到阴阳平衡、气血调和而月经自调的目的。

[关键词] 月经病; 血证; 从心论治

妇科血证是以妇人阴道出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疾病, 可分为月经病血证、妊娠病血证、产后病血证、带下病血证以及杂病血证等, 其中以月经病血证最为多见^[1]。月经病血证是中医月经先期、后期、无定期, 月经过多、过少, 经期延长, 经间期出血, 崩漏, 经断前后诸证的统称。主要包括月经周期、经期、经量异常的非正常行经以外的表现为源自胞宫的异常出血^[2]。中医治疗月经病血证理论完备, 疗效显著。《女科经纶》中记载: “太过不及, 皆为不调。阳太过则先期而至, 阴不及则后时而来, 其有乍多乍少, 断绝不行, 崩漏不止, 皆由阴阳盛衰所致”, 指出月经病血证的范围。古今大多医家对于肝、脾、肾三脏与月经病的关系论述颇多, 但“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”, 心可通过与肾之关联进而调节子宫、冲任的功能, 而起到调节月经的作用, 故心对于女性月经病的影响亦需重视。现将我们从心论治月经病血证的体会总结如下。

1 经脉联系

《女科精要》记载: “心系者, 胞络命门之脉也, 主月事受孕”, 从经络上强调心经对于月经病血证的重要作用。心与胞宫有经络联系。《素问·评热病论篇》云: “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。”胞脉又名胞络, 是分布在胞宫上的脉络, 主女子行经和

养胎。心经循行通畅, 胞脉通利, 则气血不断地作用于子宫内膜, 使其剥脱与增殖, 形成规律的月经。冲为血海, 亦为十二经脉之海; 任主胞胎, 为阴脉之海, 冲任二脉相滋, 血海按时满盈是月经正常来潮的重要保证。冲、任、督三脉“同源三歧”, 皆起于胞中, 心与此三脉通过“胞中”而间接相联, 又督脉“上贯心入喉”与心经具有直接的经脉联系, 因此, 心经借此而对胞宫主持行经之功发挥间接的指导作用^[3]。

2 生理病理特点

2.1 心主血脉

《素问·五脏生成篇》曰: “诸血者, 皆属于心。”心主血脉, 营气与津液归于心, 入于脉, 变赤而为血, 并在心气的推动作用下, 循行至冲任、胞宫, 发挥濡养作用, 使胞宫能够正常发挥行经功能。心为阳脏属火, 为中焦脾土之母脏, 母能生子, 可助脾正常发挥化生气血之功。女子以血为主, 月经之本在于血, 心脾功能正常, 血液化生有源且运行不息, 行至胞宫以成经血, 反之, 当心的生理功能异常, 则易出现各种月经不调的表现。

2.2 心主神志

心藏神, 神能驭气, 心通过调节各脏腑之气以主宰神志, 协调五脏六腑的功能。胞宫发生月经的功能受心神调节, 心神内守, 心情舒畅, 则气血运行畅通, 作用于肾与胞宫, 则月经按时来潮。反之, 心神不宁, 气血失和, 影响胞宫冲任功能, 易

基金项目: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(YZ-202006)

✉ 通讯作者: zyrr88@outlook.com

发生各种月经失调症状^[4]。

2.3 心与肝、脾、肾的关系

从五行生克制化角度来看,肝、脾、肾三脏的调经功能亦与心密切相关。首先,《素问·阴阳别论篇》曰:“二阳之病发心脾,有不得隐曲,故女子不月,其传为风消”,不得隐曲即为情志不舒之意,思虑伤脾,有碍气血生化,则易导致或提前出现太冲脉衰少,多表现为月经量少、闭经等月经病血证。脾为生化之源,心统诸经之血,心脾和平,则经水自调。其次,心肾二脏阴阳统一、水火相济,主宰女子排卵、月经及受孕。心肾若病,则水不升,火不降,肾无心阳之温煦则水寒,心无肾阴之滋润则火炽;心为君火,肾为相火,心肾失交皆可导致心肾阴阳失衡,寒温不调,作用于胞宫而出现各类月经异常表现。最后,心肝两者关系可表现在两个方面,其一,心主血而藏之于肝,心病血气不足,则肝藏血乏源,不能按时输于经脉之中而出现经水不调之征象;其二,表现在情志方面,心为君主之官,主神明,司意识、情志等精神活动,肝疏泄气机以调畅情志,当情志不遂,郁而化热化火,热伤冲任,扰及血海,则致月经不调。

3 心与月经病血证的相关病机

3.1 心经不通

手少阴心经起于心中,出属心系,下络小肠,主要循行于上肢及头面部,并与胞脉相联系。经络所过,脉气所及,可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。心经腧穴主治心、神志及经脉循行部位的其他病证,并可通过影响相连经脉以达到治病的目的^[5]。若心之经脉不通,心脏生理功能无法正常发挥,心气不通,心血瘀阻,胞脉闭塞进而影响冲任,易导致月经后期、经断前后诸证等月经病血证的出现。

3.2 心火旺盛

《女科经纶》记载:“苟或七情内伤,六淫外侵,饮食失节,起居不时,脾胃虚损,心火妄动,则月经不调矣”,强调多种病因影响心的生理功能,引发心火是月经病血证的重要病机。心火上炎,胞脉闭塞,心气不通,则易出现月经后期、量少,甚则闭经等表现,而热收于内灼伤肺金者,即如《素问·举痛论篇》所云:“心系急,则肺布叶举,而上焦不通,热气在中,故经血崩下”。因金水相生,无以滋肾而致肾阴不足,可出现经断前后诸症、经期延长、崩漏等^[6]。心阴不足有碍气血生成则易出现月经后期、量少等阴性症状,而虚火内生,损伤

冲任,扰动血海又可出现月经先期、量多等阳性表现^[7]。

3.3 心气不足

中医学认为,心之所以能够正常搏动以推动气血运行全身,依赖于心气的作用。心气运行通畅,全身的生理机能正常,作用于胞宫则表现为月经的藏泻有时。气为阳,血为阴,心气不足日久累及心阳,表现为心阳不振,不能下降以温肾水,水寒不化,收涩凝滞,则见月经量少、月经后期;心气心阳不足,温煦鼓动血液运行的功能减退,血液不能按时满溢于胞宫,则表现为月经后期甚则闭经;心气不足,血运无力,可导致血脉瘀阻而出现月经量少,月经后期、闭经、崩漏等;血液阻滞于局部,亦可导致血虚,故而可见经行后期、量少、闭经等表现^[6-8]。

3.4 心神不宁

胞宫产生月经的生理功能与人的精神活动有关,受心神调节。任何一种精神活动的表现均受心气的调节,心血的濡养。心主神志的功能过亢,表现为喜笑不休,不及则使人悲伤。现代医学所谓心理性应激源属中医学心神范畴,有研究^[9]显示,心理性应激源与月经不调密切相关,尤与闭经关系密切。喜为心之志,愉悦的良性反应有助于心主血脉功能的正常发挥;汗为心之液,血汗同源,当紧张焦虑,心神不宁之时,汗出过多,耗伤心血,可影响心主血脉功能,导致血液不能按时运行至胞宫,而出现各种月经不调的症状。

3.5 心血亏虚

心为君主之官,主宰人体生命活动的作用主要在于心主血脉的生理功能,血液充盈,周流不息,充养心神,濡养脏腑,维持人体正常的神志与生理活动。任何一种病理表现最后均可累及心血。例如,心火亢盛损及心阴、心气不足生成乏源、心神不宁营阴暗耗,均可导致心血亏虚,或无以滋心阳而下行助肾,致心肾不交;或肝失所藏而表现为心肝血虚;或脾失供养,影响气血生化,进而心脾愈虚皆可导致冲任损伤,而出现月经先期、月经后期、崩漏、闭经、经断前后诸症等月经异常的表现^[10-11]。

4 心与月经病血证相关治疗

4.1 补心脾

《女科精要》云:“或先贵而后贱,或先富而后贫,病名脱营者,心气不足,其火大炽,旺于血脉

之中,又致脾胃饮食失节……其证显矣,而经水不时而下,或适来适断,暴下不止。”当月经病血证表现为心气虚、心火旺而脾土衰之时,有火者不得不清,若重用寒凉则复伤脾胃,故治当以养脾胃,微加镇坠心火之剂,以治其心,补阴泻阳,则经自止。费伯雄、刘奉五均认为归脾汤加减对于心脾气血亏虚型月经病血证效果较佳^[12-13],常用药物有当归、白芍、百合、茯苓、柏子仁、莲子心、酸枣仁、黄连等。亦有研究^[10]显示,圣愈汤加减对于治疗营血亏虚型月经病血证效果显著,若因忧思过极而见悲伤欲哭,精神恍惚不能自主等表现时,常合用甘麦大枣汤加减以养心血、安心神。

4.2 治心肾

心肾失交是月经失调的重要病机。《侣仙堂类辨·草木不调论》归纳记载了交通心肾的常用药物有“黄连、菖蒲、栀子、茶花、梅花之类”^[14]。夏桂成教授在治疗月经病血证之时注重调心,认为心(脑)-肾-子宫轴的紊乱是造成月经病血证的重要原因^[15]。一方面,心肾水火失济,则阴虚加剧、天癸衰少,甚则阴虚火旺,下扰冲任血海而出现崩漏,此时多用固本止崩汤以补阴血,则虚火犹可自平^[15]。另一方面,心脾失调、心气闭塞等致心气不下,胞脉闭阻,可致经闭不行,治疗当以经后期为重,在滋阴补肾基础上加清心安神或镇降安神之品,可使经水自调^[16]。

4.3 调心肝

黄元御在《四圣心源》中强调了肝木在月经产生和调节中的重要作用,认为肝木半阳,升已为心火^[17]。研究显示^[18],在治疗月经病血证之时从心肝论治,或滋心阴,或泻心火,或宁心安神,配合疏肝气、养肝阴、清肝火,往往可收到满意疗效。其中,滋心阴常用柏子仁丸合生脉散治疗;泻心火常合芩连四物汤,泻火而不伤阴,适宜闭经兼心烦急躁,大便秘结者;或合用栀子豉汤以清宣郁热,宜火热郁于胸膈心中懊恼者;宁心安神则常合酸枣仁汤,应用以上诸药安心泻火,则经自行^[18]。

4.4 通心经

研究^[19]显示,多囊卵巢综合征所导致的月经异常,其经络能量除常见的肝脾肾异常之外,心经、心包经亦存在经络异常及左右经络能量失衡情况。其中,左侧心经以虚证表现为主,提示临床可通过针刺心经相关穴位以达到治疗月经失调的目的。针刺治疗月经不调,可在常用的肝经、脾经、肾经、冲脉、任脉穴位(如关元穴、血海穴、三阴

交穴等)之外,根据疾病具体病因的不同,酌加他经穴位,如月经量少酌加肾俞、脾俞等,月经量少伴痛经时可选心经之阴郄、脾经之地机等,临床亦可采用针刺联合口服中药治疗^[20-22]。此外,还可运用耳针治疗。《灵枢·口问》云:“耳者,宗脉之所聚也。”可根据耳部的变化推测脏腑问题之所在,取耳穴肾、肝、脾、心、内分泌、内生殖器、皮质下,每次选3~5穴,毫针中度刺激,留针15~30 min^[23]。

5 验案举隅

患者,女,37岁,身高165 cm,体重65 kg,2020年12月22日初诊。主诉:月经紊乱2年余,淋漓不尽20余日。初潮13岁,经期6~7天,月经周期28~35天,量中色红,无血块。孕1产1。2年前因工作压力大,起居不规律,月经开始出现紊乱,经期7~45天,月经周期10~30天,量时多时少,色暗红,无血块,无痛经。经超声及性激素六项检测诊断为多囊卵巢综合征,曾口服中药配合雌二醇片治疗后有所好转,但停药后复发。刻诊症见:月经淋漓不尽20余日,时断时续,量少,色暗红,易醒,纳食及二便正常。舌淡红,苔薄白根部黄,脉弦细数。末次月经2020年11月29日。西医诊断:多囊卵巢综合征;中医诊断:崩漏,辨证为心脾两虚、心肝火旺证;治以健脾疏肝、交通心肾。处方:黄芪20 g,丹参10 g,茯苓10 g,白术10 g,北柴胡10 g,当归10 g,白芍20 g,生地黄10 g,五味子10 g,黄连6 g,远志20 g,酸枣仁10 g。7剂,每日1剂,水煎分早晚两次口服。并嘱其调整生活节奏,放松心情。

2020年12月31日二诊:患者自述服药7剂后月经止,易醒好转。舌淡红,苔薄白根部黄,脉弦细数。效不更方,嘱其原方续服7剂。

2021年1月8日三诊:患者自述现月经尚未来潮,睡眠正常,余无明显不适。舌淡红,苔薄白,脉弦细。处方以初诊方去黄连、远志、酸枣仁,加女贞子20 g、菟丝子20 g,14剂,煎服法同前。

2021年1月19日四诊:患者自述昨日月经来潮,量少,色红,余无明显不适。嘱其将三诊方药服完,并自行观察月经情况,若有不适,及时复诊。

2021年6月28日电话随访,患者已停药半年,月经每月按时来潮,月经周期28~30天,经期7~8天,量可。

按语:该患者起居无时,压力偏大,思虑较重

则耗伤心脾,心脾两虚,心肝火旺,日久损及心肾,影响冲任、胞宫则月经淋漓不尽。心血亏虚则眠差,心肝火旺则见苔黄。处方以丹参、酸枣仁养心血,加远志安心神助眠;黄芪、茯苓、白术健脾补气以旺气血生化之源;柴胡、白芍、黄连清心肝之火;酌加补肾养血之生地黄,当归、五味子以交通心肾,使脾健肝疏、水火相济,则胞脉宁静,经血自调。二诊效不更方。三诊睡眠可,舌苔正常,则去助眠之远志、酸枣仁及清火之黄连。因患者下血淋漓 20 余日,故在初诊方八珍汤加减方基础上,酌加女贞子、菟丝子阴阳双补以正其源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罗颂平,谈勇. 中医妇科学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2:40.
- [2] 赵慧君,孙娟,骆美成,等.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分层论治妇人失血证的临床运用[J].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20,37(10):2022-2026.
- [3] 马宝璋,齐聪. 中医妇科学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2:13-16.
- [4] 牛小露,许小凤. 从心-肾-子宫轴论治未破裂卵泡黄素化综合征[J]. 中医学报,2021,36(6):1176-1179.
- [5] 陈立新,向慧芳,王侠. 从手少阴心经循行谈急性心肌梗死的不典型表现[J]. 中医药导报,2018,24(24):116-117.
- [6] 王浩,段佩雯,伏杰,等. 论月经病从心辨治的思路及其理论依据[J].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9,43(2):131-134.
- [7] 闫博馨,蔡维新,倡雪平. 浅谈心与女科的关系[J].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,2018,18(90):154,160.
- [8] 宋瑞芬. 柴瑞霭老师治疗闭经经验介绍[J]. 基层医学论坛,2016,20(21):2962-2963.
- [9] 韦丹燕,张海峰,刘冬梅. 基于心理性应激源视角的大一女生月经失调成因分析[J]. 心理月刊,2021,16(15):13-15.
- [10] 冯玲洁,彭卫东,谢秀超,等. 从心肺论治月经病[J]. 湖南中医杂志,2015,31(3):136-137.
- [11] 贾静. 浅谈从心论治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[J]. 环球中医药,2018,11(5):741-743.
- [12] 孙玉英,曹佩霞. 费伯雄从心肝脾论治崩漏浅析[J]. 吉林中医药,2011,31(9):919-920.
- [13] 北京中医医院,北京市中医学校. 刘奉五妇科经验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4:111.
- [14] 张志聪. 张志聪医学全书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9:674.
- [15] 金晶,周惠芳. 夏桂成心肾同调治疗崩漏理论探析[J]. 中医杂志,2018,59(16):1363-1366.
- [16] 王静. 夏桂成教授从心论治闭经的学术思想探讨[J].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5,31(5):401-406.
- [17] 袁晨翼,刘美玉,尹菊. 《四圣心源》妇科病考略[J]. 天津中医药,2020,37(11):1265-1267.
- [18] 吴宏进,张晓丹. 从心肝论治闭经浅析[J].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,2009,11(6):35-36.
- [19] 李佳阳.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经络测定研究[D]. 广州:广州中医药大学,2020.
- [20] 郭群,黄胆,高志莹. 针刺配合温经汤治疗寒凝血阻型月经不调的疗效观察[J]. 中医外治杂志,2020,29(3):34-35.
- [21] 李玲. 针刺调补冲任疗法联合逍遥散加减治疗月经不调患者的临床效果[J]. 河南医学研究,2020,29(19):3572-3574.
- [22] 李梦娇. 针刺配合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气虚型月经过多的临床疗效观察[D]. 哈尔滨:黑龙江中医药大学,2020.
- [23] 王启才. 针灸治疗学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3:165.

(收稿日期: 2021-05-15; 修回日期: 2021-10-20)

[编辑: 侯建春]